

早年东北师大中文系春节联欢会有一条灯谜:“陈立夫(打我校一人名)。”谜底很快就被别人猜出,是陈立的丈夫——文艺理论家李树谦。陈立是校医院的护士,多年后,这个陈立陈医生,成了我的岳母。没经过什么考验,也没提住房、工作、彩礼等条件,松松快快,高高兴兴,我就当了李家家婿。

这是一个随和之家,没有这样那样的说道。岳母厚道,不唠叨,闷头干家务,不给子女派活儿,也不“攀”岳父。岳父没干活,吃现成的并不“心虚”,时而还开开心玩笑。老伴厨房做饭,老头儿鼻孔嘶嘶吸气,故作惊讶地说:“你咋整的陈立,咋做得这么香呢?”岳母拉长声音,回了一个字:“扯——”参观北京大观园景区,照相点的人说:“老太太这么富态,照个古装相吧。”岳母爱照相,没等我们继续动员,便戴上绸缎抹额,套上绣花衣袍,拿了一柄圆扇,美滋滋地将笑容送进镜头。围观的人赞叹:“太像贾母了。”我说“啥贾母?老陈太太。”

老陈太太算是一个勇



五一前夕,86岁的姑姑在表弟的陪护下,回到了老家闽西河田镇。姑姑年轻时就离开了河田镇,在南平火车站当搬运工人。姑丈因为身体问题,顾不上家,是姑姑一人将三个孩子抚养大的,其间艰辛自不必说。姑姑和表弟先我一天回到老家,目的和我一样,参加我侄儿的婚礼,晚辈的婚礼是大事,多年未回老家的姑姑也借此机会看看老家的变化。

我见到姑姑时,她正和我母亲在说话,无非是说些过去的事情,谈起那些故去的亲人,姑姑充满感慨和怀念。父亲坐在一旁,眼睛里有泪光,见到我,他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我和姑姑亲热地说了几句话后,对父亲说:“爸,你怎么哭了?”父亲笑了笑,说:“我没哭,没哭。”母亲说:“这一年来,他见到远方回来的亲人,

刚刚获得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数个荣誉大奖的《九龙城寨之围城》,可谓名利双收。每到这个时候,香港电影行业的从业者就像过节一样。

说起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诞生也是很有意思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香港突然冒出一批出身电视台的年轻人,他们在投入电影圈后,拍摄了一批题材另类、多以当下社会现实为背景的中小成本电影。他们的电影很少使用明星,很快便引起了媒体的注意。这些电影包括章国明的《点指兵兵》、徐克的《蝶变》、许鞍华的《疯劫》等等。对于这个现象,有影评人借用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出现的“电影新浪潮”之说,称这个时期的香港电影现象为“香港电影新浪潮”。

面对前推后撞的“香港电影新浪潮”,传统香港电影圈的老牌霸主如邵氏公司、嘉禾电影等依然故我,没有引起重视。最终在1987年,邵氏公司宣告退出香港电影、专攻香港电视,拼杀出另一个江山。在“香港电影新浪潮”面世不久,1982年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诞生,而更富有戏剧性的是,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首个“最佳女主角”的获得者是邵氏公司出品、刘家良导演的《长辈》中程带男的饰演者惠英红。因为《长辈》是邵氏出品,按惯例首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办单位当会将获奖通知告知邵氏兄弟有限公司,并诚邀得奖者出席典礼。但不知是遗漏了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当晚邵氏兄弟公司竟无人出席惠英红的颁奖礼,太遗憾了。

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诞生

列孚

当时只道是寻常

刘 齐

敢的人,从未出过远门,却独自带着五岁外孙女,以花甲之年,大包小裹,到成都、北京、秦皇岛探亲。旅途茫茫,街巷陌生,走岔了路与亲人失联,不急不慌,东问西问,终于摆脱困境。最勇敢的一次,是在海南万泉河坐飞机。早期管理不太严,河畔停的是一种简陋的小飞机,模样不比地面跑的“三驴蹦子”受端详。除了驾驶员,只能容纳两名乘客。

“还坐吗?”我有点担心。“坐!”老太太语气坚决。为了给二老拍照,我让他俩乘一架飞机,我和妻子乘另一架。岳母体胖,笨拙地挤进狭窄的舱位,把住护栏,像坐公交车一样坦然。升空后,河流和公路越来越细,持续的轰鸣声和强烈的颠簸感令我大为不安。远远望去,老太太竟在天那边向我们招手,摆Pose。飞了几圈,好夕落了地,我细看,那机翼表皮蒙的不是金属,而是软塌塌的帆布。更吃惊的是,帆布已然破旧,上面还露出几个窟窿眼。顿时后怕起来,万一这小飞机折断了翅膀,一头扎进万泉河,我该如何搭救不会水的二老?好像哪本书上

说过,水中救人该用侧泳。岳父瘦,比较好弄,老太太分量那么重,我一只手划水,另一只手带得动她老人家?做子女的冒失、“彪”,老人也跟着“彪”?或许,这是一种信任,天塌下来,姑爷子这么个大儿,你不顶谁顶?

还有一次坐飞机,是去美国探亲,空姐推着饮料车过来,问岳母喝什么。岳母不会英文,口又渴,用中文连叫两声“橘汁”。过后讲给我们,当时她想模仿一下洋腔,就憋着嗓子,将“汁”字发成“贼”的声音。美国空姐善解人意,或者岳母弄出的动静,跟英文Orange(橘子)的发音多少贴边儿,就给老太太斟了一杯“橘贼”。“您得学点英文啦!”我们说。她有点犹豫,我们又说:“好学,和中文挂上钩,一记个准儿。”当场教了几个“挂钩”单词,比如苹果Apple,就读“爱跑”。老太太很喜欢这个办法,背了又背。次日女儿考母亲,那个苹果,怎么说来着?老太太张口就来:“跑得快!”女儿笑出了眼泪:“您这一跑,是挺快的。”

岳母1947年参加工作,当的是护士。有一段

时间岳父在北京编书,岳母带着三个孩子,自学医

科夜大。上解剖课呕吐不

止,还坚持记笔记,考上医

生资格,当了医生。那时

身上、家里,总有一股淡淡

的药香。

我和妻子有个美国朋

友,是退休的老警长,邀请

我们去海边他的住所做

客,远远迎出门来。我先

啗里嘟噜一长串英文,介

绍岳父是辽宁省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的副主席(须说

全称,简称“文联”怕人家

不明白)。老警长可能第

一次听说,天下还有这样

一种单位和职务,表情有

些茫然,礼貌地“嗨”了一

声,将目光转向岳母。我

只说一词:Doctor(医生,

博士),老警长眼睛一亮,

恭恭敬敬鞠了一躬,陪陈

医生走在头里,李副主席

老实巴交跟在后面。

要写这篇稿了,我跟

妻子打听老太太的“好人

好事”,妻子说那太多了,无论

张,刚好你来南平看望我妈,我妈就

向你借了一千元钱。”姑姑也笑着

说:“你当时还说,这钱不用我还,但

这是借的钱,是一定要还的。”

我心里百感交集,不知道说什

么好。其实,在我童年的时候,姑姑

经常帮助我们家,自己艰难,还不忘

给我们衣服和食物,从来没有要求

过回报。所以,当时我给她一千元

钱,也没有要她还的意思。推让了一

会,姑姑突然拉下了脸,提高了声

音,直呼我的名字:“李西闽,这钱你

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没有任何余

地,借的钱是一定要还的,这是做人

最起码的道理。”母亲在一旁说:“阿

闽,你姑姑说的有道理,你就收下

吧,不要让她为难。”我默默地接过

钱,什么也没有说,眼睛热乎乎的,

有流泪的冲动。

离婚,还要养一个孩子,手头十分紧

张,刚好你来南平看望我妈,我妈就

向你借了一千元钱。”姑姑也笑着

说:“你当时还说,这钱不用我还,但

这是借的钱,是一定要还的。”

我心里百感交集,不知道说什

么好。其实,在我童年的时候,姑姑

经常帮助我们家,自己艰难,还不忘

给我们衣服和食物,从来没有要求

过回报。所以,当时我给她一千元

钱,也没有要她还的意思。推让了一

会,姑姑突然拉下了脸,提高了声

音,直呼我的名字:“李西闽,这钱你

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没有任何余

地,借的钱是一定要还的,这是做人

最起码的道理。”母亲在一旁说:“阿

闽,你姑姑说的有道理,你就收下

吧,不要让她为难。”我默默地接过

钱,什么也没有说,眼睛热乎乎的,

有流泪的冲动。

离婚,还要养一个孩子,手头十分紧

张,刚好你来南平看望我妈,我妈就

向你借了一千元钱。”姑姑也笑着

说:“你当时还说,这钱不用我还,但

这是借的钱,是一定要还的。”

我心里百感交集,不知道说什

么好。其实,在我童年的时候,姑姑

经常帮助我们家,自己艰难,还不忘

给我们衣服和食物,从来没有要求

过回报。所以,当时我给她一千元

钱,也没有要她还的意思。推让了一

会,姑姑突然拉下了脸,提高了声

音,直呼我的名字:“李西闽,这钱你

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没有任何余

地,借的钱是一定要还的,这是做人

最起码的道理。”母亲在一旁说:“阿

闽,你姑姑说的有道理,你就收下

吧,不要让她为难。”我默默地接过

钱,什么也没有说,眼睛热乎乎的,

有流泪的冲动。

离婚,还要养一个孩子,手头十分紧

张,刚好你来南平看望我妈,我妈就

向你借了一千元钱。”姑姑也笑着

说:“你当时还说,这钱不用我还,但

这是借的钱,是一定要还的。”

我心里百感交集,不知道说什

么好。其实,在我童年的时候,姑姑

经常帮助我们家,自己艰难,还不忘

给我们衣服和食物,从来没有要求

过回报。所以,当时我给她一千元

钱,也没有要她还的意思。推让了一

会,姑姑突然拉下了脸,提高了声

音,直呼我的名字:“李西闽,这钱你

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没有任何余

地,借的钱是一定要还的,这是做人

最起码的道理。”母亲在一旁说:“阿

闽,你姑姑说的有道理,你就收下

吧,不要让她为难。”我默默地接过

钱,什么也没有说,眼睛热乎乎的,

有流泪的冲动。

离婚,还要养一个孩子,手头十分紧

张,刚好你来南平看望我妈,我妈就

向你借了一千元钱。”姑姑也笑着

说:“你当时还说,这钱不用我还,但

这是借的钱,是一定要还的。”

我心里百感交集,不知道说什

么好。其实,在我童年的时候,姑姑

经常帮助我们家,自己艰难,还不忘

给我们衣服和食物,从来没有要求

过回报。所以,当时我给她一千元

钱,也没有要她还的意思。推让了一

会,姑姑突然拉下了脸,提高了声

音,直呼我的名字:“李西闽,这钱你

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没有任何余

地,借的钱是一定要还的,这是做人

最起码的道理。”母亲在一旁说:“阿

闽,你姑姑说的有道理,你就收下

吧,不要让她为难。”我默默地接过

钱,什么也没有说,眼睛热乎乎的,

有流泪的冲动。

离婚,还要养一个孩子,手头十分紧

张,刚好你来南平看望我妈,我妈就

向你借了一千元钱。”姑姑也笑着

说:“你当时还说,这钱不用我还,但

这是借的钱,是一定要还的。”

我心里百感交集,不知道说什

么好。其实,在我童年的时候,姑姑

经常帮助我们家,自己艰难,还不忘

给我们衣服和食物,从来没有要求

过回报。所以,当时我给她一千元

钱,也没有要她还的意思。推让了一

会,姑姑突然拉下了脸,提高了声

音,直呼我的名字:“李西闽,这钱你

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没有任何余

地,借的钱是一定要还的,这是做人

最起码的道理。”母亲在一旁说:“阿

闽,你姑姑说的有道理,你就收下

吧,不要让她为难。”我默默地接过

钱,什么也没有说,眼睛热乎乎的,

有流泪的冲动。

离婚,还要养一个孩子,手头十分紧

张,刚好你来南平看望我妈,我妈就

向你借了一千元钱。”姑姑也笑着

说:“你当时还说,这钱不用我还,但

这是借的钱,是一定要还的。”

我心里百感交集,不知道说什

么好。其实,在我童年的时候,姑姑

经常帮助我们家,自己艰难,还不忘

给我们衣服和食物,从来没有要求

过回报。所以,当时我给她一千元

钱,也没有要她还的意思。推让了一

会,姑姑突然拉下了脸,提高了声

音,直呼我的名字:“李西闽,这钱你

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没有任何余

地,借的钱是一定要还的,这是做人

最起码的道理。”母亲在一旁说:“阿

闽,你姑姑说的有道理,你就收下

吧,不要让她为难。”我默默地接过

钱,什么也没有说,眼睛热乎乎的,

有流泪的冲动。

离婚,还要养一个孩子,手头十分紧

张,刚好你来南平看望我妈,我妈就

向你借了一千元钱。”姑姑也笑着

说:“你当时还说,这钱不用我还,但

这是借的钱,是一定要还的。”

我心里百感交集,不知道说什

么好。其实,在我童年的时候,姑姑

经常帮助我们家,自己艰难,还不忘

给我们衣服和食物,从来没有要求

过回报。所以,当时我给她一千元

钱,也没有要她还的意思。推让了一

会,姑姑突然拉下了脸,提高了声

音,直呼我的名字:“李西闽,这钱你

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没有任何余

地,借的钱是一定要还的,这是做人

最起码的道理。”母亲在一旁说:“阿

闽,你姑姑说的有道理,你就收下

吧,不要让她为难。”我默默地接过

钱,什么也没有说,眼睛热乎乎的,

有流泪的冲动。

离婚,还要养一个孩子,手头十分紧

张,刚好你来南平看望我妈,我妈就

向你借了一千元钱。”姑姑也笑着

说:“你当时还说,这钱不用我还,但

这是借的钱,是一定要还的。”

我心里百感交集,不知道说什

么好。其实,在我童年的时候,姑姑

经常帮助我们家,自己艰难,还不忘

给我们衣服和食物,从来没有要求

过回报。所以,当时我给她一千元

钱,也没有要她还的意思。推让了一

会,姑姑突然拉下了脸,提高了声

音,直呼我的名字:“李西闽,这钱你

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没有任何余

地,借的钱是一定要还的,这是做人

最起码的道理。”母亲在一旁说:“阿

闽,你姑姑说的有道理,你就收下

吧,不要让她为难。”我默默地接过

钱,什么也没有说,眼睛热乎乎的,

有流泪的冲动。

离婚,还要养一个孩子,手头十分紧

张,刚好你来南平看望我妈,我妈就

向你借了一千元钱。”姑姑也笑着

说:“你当时还说,这钱不用我还,但

这是借的钱,是一定要还的。”

我心里百感交集,不知道说什

么好。其实,在我童年的时候,姑姑

经常帮助我们家,自己艰难,还不忘

给我们衣服和食物,从来没有要求

过回报。所以,当时我给她一千元

钱,也没有要她还的意思。推让了一

会,姑姑突然拉下了脸,提高了声

音,直呼我的名字:“李西闽,这钱你

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没有任何余

地,借的钱是一定要还的,这是做人

最起码的道理。”母亲在一旁说:“阿

闽,你姑姑说的有道理,你就收下

吧,不要让她为难。”我默默地接过

钱,什么也没有说,眼睛热乎乎的,

有流泪的冲动。

离婚,还要养一个孩子,手头十分紧

张,刚好你来南平看望我妈,我妈就

向你借了一千元钱。”姑姑也笑着

说:“你当时还说,这钱不用我还,但

这是借的钱,是一定要还的。”

我心里百感交集,不知道说什